

013082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LOCAL CHRONICLES OF
PANLONG DISTRICT,
KUNMING**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局编

昆明市盘龙区地方志办公室

赠阅

云南人民出版社

2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陈 盈 盈

封面设计：朱 江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市官渡新艺印刷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字数：408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2-01550-7/Z·146 定价：25.00元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公容

副主任委员 李如春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明德 文荣英 李国庆 李祥敏 张甄端 赵永格
昌永云 栗臻 黄瑞春 谢景慈 樊炽昌

顾问 龚农 周家骅 杨述宝

主编 李如春

副主编 李国庆(执行)

参加本志撰稿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揆一	文荣英	王道	王璞
龙显球	李国庆	李祥敏	刘毅恒
何应琼	陈汝德	张甄端	昌永云
周家骅	栗臻	黄瑞春	谢景慈
樊炽昌	龚农		

摄影 张五一 钱为瑞 倪树铭 彭程久 赵红 梁晶
校对 杨述宝 陈汝德

3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公容

副主任委员 李如春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明德 文荣英 李国庆 李祥敏 张甄端 赵永格
昌永云 栗臻 黄瑞春 谢景慈 樊炽昌

顾问 龚农 周家骅 杨述宝

主编 李如春

副主编 李国庆(执行)

参加本志撰稿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揆一	文荣英	王道	王璞
龙显球	李国庆	李祥敏	刘毅恒
何应琼	陈汝德	张甄端	昌永云
周家骅	栗臻	黄瑞春	谢景慈
樊炽昌	龚农		

摄影 张五一 钱为瑞 倪树铭 彭程久 赵红 梁晶
校对 杨述宝 陈汝德

目 录

序 一.....	7
序 二.....	8
序 三.....	9
凡 例	11
概 述	12
大事记	15
第一章 群众文化	38
第一节 群众文化活动	39
盘龙调子会	39
节、庆日群众文化活动.....	39
各类文艺汇(调)演	40
盘龙江音乐节	43
第二节 群众文化工作机构	43
盘龙区文化馆	43
盘龙区少年宫	45
街道文化站	45
驻区群文机构	46
第三节 民间文艺团体	47
盘龙区曲艺工作者联合会	47
昆明民间歌唱队	50
盘龙区红领巾艺术团	51
盘龙区职工业余文工团	51
南强老人合唱团	52
盘龙老人诗会	52
昆明洞经音乐研究小组	53
盘龙区小茶花艺术团	53

	春城文艺之家	54
	昆明百花青年艺术团	54
	盘龙区少儿京剧班	54
	驻区文艺团体	55
第四节	文化艺术教育	58
	盘龙区文化馆中心创作组	58
	盘龙区儿童文学班	58
	成人专业培训班	58
	少年儿童专业培训班	58
第五节	群众文化活动场所	69
	大众游艺场	69
	沿江文化公园	69
	东华游乐园	69
	昆明璇都俱乐部	69
	盘龙区老年人活动中心	69
	驻区文化活动场所	70
第二章	文学艺术	81
第一节	创作、研究	81
	小说 诗 歌 散 文 报告文学 杂 文	81
	抗日战争时期部分作者、作品及书社	84
	戏剧文学	92
	儿童文学	93
	古典文学研究	94
	音 乐	95
	舞 蹈	95
	绘 画 书 法	96
	摄 影	97
	雕 塑 篆 刻	97
第二节	民间文学	98
	诗 街	99
	民间文学集成	99
第三节	剧 种	99
	昆明曲剧	99
	京 剧	101
	滇 剧	102
	花 灯	102
	话 剧	103
第四节	曲 种	104

扬 琴.....	104
评 书.....	105
昆明竹琴.....	105
其 它.....	106
第五节 艺术表演团体	106
昆明人民曲剧团.....	106
盘龙区滇剧团.....	117
昆明盘龙曲艺队.....	118
驻区省、市剧团	118
其它文艺团体及演出场所.....	120
附1. 盘龙区各级各类协会会员名录	124
2. 盘龙区文艺作品获奖目录表	125
第六节 专业培训及文艺团体	132
昆明人民曲剧团学员队.....	132
昆明市第三职业中学中专文艺班.....	133
驻区文艺学校.....	133
第三章 图书馆 出版、发行机构	134
第一节 公共图书馆	136
盘龙区图书馆.....	136
市属图书馆.....	143
第二节 基层图书室	145
文化站图书室.....	145
工厂图书室.....	145
学校图书室.....	145
部队图书室.....	145
第三节 报 刊	149
盘龙报.....	149
盘龙文化.....	149
盘龙青年.....	149
其它报刊.....	149
省市驻区报刊.....	157
第四节 图书出版发行机构	166
云南人民出版社.....	166
云南科技出版社.....	166
云南教育出版社.....	167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67
云南省新华书店.....	167
昆明市新华书店.....	167

抗日战争时期本地书店.....	167
第四章 电影电视	171
第一节 影剧院	172
盘龙影剧院	172
盘龙区机关俱乐部电影院	172
祥云影剧院	173
驻区电影院	173
第二节 电影发行放映单位	174
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174
云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昆明公司	174
第三节 电视制作	174
盘龙区教育局电教室	174
电视专题片	175
第五章 社会文化管理	181
第一节 管理机构	181
盘龙区社会文化管理办公室	181
盘龙区社会文化管理稽查队	182
第二节 文化市场	182
书、报市场	182
音像市场	186
台球 电子游戏	189
舞厅 音乐茶座	194
第六章 机 构	197
第一节 党政机构	197
盘龙区文化局	197
中共盘龙区文化支部	199
中共盘龙区文化局联合支部	199
第二节 经 费 人 员	199
经 费	199
盘龙区文化系统人员职称及学历	200
人 物	202
一 人物传	202
孙继鲁	202
孙 鹏	202
钱 沚	203
陈荣昌	204
张子谦	204

13

周少林	205
文守仁	205
栗成之	205
杜文林	206
孙竹轩	207
刘奎官	208
高树西	209
刘华轩	209
周锦堂	209
陈守仁	210
蔡 葵	210
廖新学	210
刘淑清	211
寇宏斋	212
张义清	213
周福珊	213
陈豫源	214
聂 耳	214
金素秋	215
于乃义	216
徐敏初	217
裘世戎	217
王旦东	218
李宝珠	219
宋兴仁	219
聂光荣	220
吴南山	220
二 盘龙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录	221
附 录	222
一 文件选辑	222
二 诗文选录	223
三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论证会名录	253
四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会审名录	254
五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终审名录	255
编纂始末	257

序 一

在盘龙区文化方面的几本志书中,文化志是最后一本成书的志书。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撰稿人员多方收集整理材料,省、市有关方面的专家精心参与,特别是省志副总纂李孝友、谢本书,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向翔和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黎方等专家的帮助指导,使这本文化志书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一定的质量完成,这里确实要感谢以上同志的辛苦和努力。

在盘龙区各个部门所修的诸多志书中,这部文化志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志书。文化本身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而且反映得更生动、更形象、更多姿多彩。盘龙区地处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昆明市的中心地区,昆明市又是国家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所以,盘龙区文化志所反映的盘龙区域内的文化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昆明市的文化发展状况、反映出云南省的文化发展状况。再加上本志书反映出来的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我相信,《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的参考价值及其意义,一定会远远地超出盘龙区域的范围。

修志是为了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大发展;随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也将得到大发展,盘龙区的文化事业将更加绚丽多姿,到那时候让我们进一步大书特书吧!

林公容

1992 年 10 月底

序 二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盘龙区文化局在协同配合编纂《盘龙区志》的同时，组织力量征诸文献、广搜资料、采访故实、调查口碑、严加考订、据其菁华，着力纂辑，历时五载，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三十余万字的《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现已奉献在读者面前，谨表祝贺。披览斯篇，深感编纂之指导思想明确，不是为修志而修志，注意到“非饰美观，将讲求实用”，就志书的编纂而言确实体现了“志往昔之盛衰以为法鉴，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特别是本着“立足当代、回溯过去、放眼未来、略古详今、寓述于评、求实存真”，实事求是地回顾了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轨迹，进而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记述事件及人物，这样就使志书展现了思想性与时代性。

在体例结构上，编纂者把握住以“概述”开篇，以“大事记”提纲挈领，以“事业综述”为主干，以“人物专记”作补充，以“附录”殿后，前后相续，有头有尾，符合义以例起的原则，这样使志书比较“归体”，既不是文艺理论那样的教科书或文艺改革的宣传读物，也不是文学艺术史一类的著作，而是具有文学艺术专业特点及地方特点，乡土气息浓郁的“一代致用之书”，“全区文化艺术事业之总览”。

志书通过对文学、戏剧、花灯、曲艺、艺术、图书及群众文艺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记述，充分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各项成就，既理顺了发展的脉络，勾勒出主要的轮廓，也突出了各阶段的特点，从而达到了对全区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历程中若干带倾向性、规律性经验的总结。

综览全志，可以说《盘龙区文化艺术志》是一部编纂得比较成功的专志，之所以称其成功，乃在于立场观点正确，资料搜集宏富翔实，组合比较严密、得体，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堪称是文直、事核、求实、可信，并熔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于一炉、剪裁得当编纂有法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既为人们全面认识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改革，繁荣全区文艺事业提供依据。总之，它不仅服务当代，也将典垂后世，嘉惠士林及学人。

当是志印制成书，首发行世之际，为永志区党、政领导对编纂工作的重视与支持；编纂人员黽勉同心、辛勤秉笔之劳绩，是为斯序。

习安李孝友于昆明洗马河畔

1992年5月

序 三

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然而一个从内地来的人,认识昆明文化总是先从认识盘龙文化开始的。不管你是坐火车来,搭汽车来,还是乘飞机来,总是先进入盘龙区然后才进入整个昆明市区,总是先接触盘龙文化然后才接触整个昆明文化。

记得 1952 年秋天,我第一次进入昆明,从当时的火车南站下车,出站往左过得胜桥,便听见一阵阵歌声从江边传来。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满天云霞给清澈的盘龙江水镀上了一道道金辉,江边一群青年男女正在对着调子,那调子悠扬、婉转、多么富于高原牧歌风味,然而唱歌的又分明是一群市民青年,这一习俗正反映了城市文化和农牧文化的结合,与我刚刚离开的重庆山城文化大相径庭。后来我在圆通山、大观楼和翠湖等地同样遇见了一些对调子的人,当然不仅有市民,也有从郊区来的农民。这说明,我就是个先从接触盘龙文化到认识整个昆明文化的活生生的例子。后来,我还从认识它的音乐文化,舞蹈文化到认识它的戏曲文化及各种文化。

读到这本《盘龙区文化艺术志》十分高兴,满足了我多年来进一步了解昆明文化的渴望。虽然它涉及的是盘龙区的范围,但过去对昆明文化种种感性的、散漫的、肤浅的认识和理解,却从这本用严格的志书体例,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归纳起来的专业志书中的得到了深入和提高。

任何一本志书,都应具有为其它志书所不可代替的特色,否则便失去了编纂的意义。而这种特色的获得,又不是凭空编造而来,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从不同事物的不同个性中开掘出来。《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的编纂者们,正是从丰富的资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抓住了盘龙文化的特点,在这本志书中作了充分体现。

盘龙文化是有特点的。与省内各地、州、县相比,它具有城市文化的特点;与国内别的城市相比,它具有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它是一个省会城市,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的首善之区,它又具有中心文化区域的特点。

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它的参与者及接受者都是以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商业人员等)为主体,文化的内涵及载体都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而充实和设置的。如志书中所开列的星罗棋布的街道文化站,各种艺术团体、创作机构、图博、娱乐设施及各类展演场所,汪洋大海般的文化市场等等,无不体现着城市文化的特点。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在西汉时期,就有“文成颠歌”的记载,曰:“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颠与滇同也。”(司马相如《上林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同滇池文化的交流渐次频繁起来。有记载说:“丞相亮征孟获入滇,滇人未知琴,亮居南堂

操之,士人有愿学者,乃为著《琴经》一卷,述琴之始及七弦十三徽之音意,于是滇人始识鼓琴。”(明·谢肇制《滇略·杂略》)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在大理一带,但是昆明地区仍不乏关于文化艺术活动的记载。如大和六年(公元832年),“骠国《献乐颂》以献”,“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拓东”。“拓东”即今之昆明,这说的是南诏王劝丰祐掠夺骠国人三千迁于昆明,骠国人还献了一部《献乐颂》给南诏。元代开始,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昆明(当时叫“中庆路”),有一首诗提到了昆明的歌舞活动:“升歌永齐商,琴瑟散宫徵,共言唐法曲,岁久复沾滞。”(元·文矩《题中庆庙学壁》)明清以来,以昆明为中心的文化艺术活动更为频繁。明代文学家杨慎被充军到云南时,也有一个时期活动在昆明,既著述诗文,也从事戏曲。明末,大西军进入昆明,于己丑年(1649)元宵“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明末滇南纪略》),堪称一时之盛况。清代中叶,外来声腔昆、弋、楚、秦等腔的逐步地方化而成了滇剧,可以说滇剧是中原文化和滇池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而昆明却起了摇篮和活动中心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是大后方,昆明更是聚集了许多知名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量很有价值的学术科研成果都是从这里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更增添了昆明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以上的一切,在这本志书的“概述”、“大事记”等章节中都作了如实的记述,处处透露出一派文献名邦的风采。

昆明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全省的首善之区,它的文化艺术活动必然会对全省起到先锋、示范、指挥的作用。不管是文学、艺术、电影、出版、发行等等,这本志书都开章分节地对以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这里有一个问题:构成昆明城区的不仅是一个盘龙区,还有一个五华区;同属城市文化,是否二者之间的特点完全相同呢?不尽然。如在行业布局上,盘龙区处于昆明商业区域中心,五华区则是大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火车南、北二站、民航售票处、昆明东南向的大型客运站都在盘龙区内,盘龙区实际是通往内地的门户,五华区则是通往滇西各地的门户;还有,从历史上沿袭发展下来的文化艺术形式、文化艺术设施等等,两个区也是互通有无、各显所长。这本志书好就好在始终紧紧抓住属于盘龙地域的文化活动做文章,如滇剧的形成和发展,同清代初期和中期陆续入滇的外来班社有关;这些班社又相继修了乐王庙和老郎宫作为祭祀和聚会的场所,而乐王庙和老郎宫都在盘龙区域内;又如原属城镇文化的曲艺场琴,自传入昆明后一直深受昆明市民的喜爱,1956年后这一形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剧种——曲剧,并相应建立专业剧团——昆明人民曲剧团;而这一剧种和剧团的诞生,也是在盘龙区域内,是盘龙区广大市民和党政领导及曲艺工作者哺育培植起来的一朵鲜花。类似以上的例子,编纂者们都一一加以重点记叙,因而使这本志书在众多地方志书中独具色香。

祝《盘龙区文化艺术志》出版发行!祝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更加欣欣向荣!

黎方

1992年5月

凡 例

一 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盘龙区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图鉴古知今、继往开来。

二 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存真求实”,突出反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盘龙地区文化艺术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断限时间,上限因事而异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一般止于1988年;为保持史实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个别事物视情况适当下延。

三 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关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设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各章节中。

四 本志记述以盘龙区属文化事业为主,辖区内省、市文化艺术单位只作简介或列表入志。文物部分已单独编志,故付阙如。

五 本志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以章、节为类目,目为记述实体。

六 本志所用资料以所搜集、整理的历史档案、文献典籍为主,兼及一部分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 本志人物记述,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不予褒贬评论。立传限于对盘龙地区文化事业影响较大并有重要贡献的谢世人物,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

八 本志时间记述,辛亥革命前的朝代年月,一律用汉字书写,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年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1950年起一律用公历纪年。

九 志书所用的各种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统一使用国家计量局公布的标准计量单位。

概 述

盘龙区位于昆明市城区东部,西与五华区交错衔接,东、南、北与官渡区相连,全区面积 15.1 平方公里,人口 37 万余。

盘龙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中心区之一。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和生产之余,他们天才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篇章。1982 年位于拓东路岔街的昆明第十二中学,在建盖校舍时出土一批青铜器,经省、市文物部门鉴定,为战国时期文物。说明早在战国时期,生活在本地的远古居民,已进入水平较高的青铜文化时代。

秦及西汉时期,随着内地移民迁入,政治、经济方面和内地交往增多,汉文字至迟自西汉起已开始在本地使用。东汉时期汉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汉明帝时就有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区“兴起学校、渐迁其俗”。蜀汉·建兴三年(225 年),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蜀军曾驻扎“南天台”(今何家湾一带),留有汉营遗址,内地文化进一步传入本地。南·梁·承圣年间(552—555 年),大姓爨瓚势力占据本地,爨文化在本地传播。唐永泰元年(765 年)南诏王阁逻凤遣长子凤迦异在昆川置拓东城,设立拓东节度使,成为昆明建城历史的开始。元和四年(809 年),南诏王寻阁劝以都阐府为“东京”,本地成为南诏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 年)段思平建大理国,本地仍为都阐府,大理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元至元八年(1271 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建立云南行省,在都阐设立行中书省,都阐府改为中庆路。至元十一年(1274 年),赛典赤·瞻思丁被钦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1276 年,治所迁昆明,本地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代在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由王鹗、许衡等文人学者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文教卫生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至元六年(1269 年)颁行学制。至元十三年至十五年(1276—1278 年),昆明建立孔庙兴、义学,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后,赛典赤·瞻思丁的儿子忽辛在云南任右丞时,又下令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这一措施对昆明文化教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文人何弘佐指出:“自时厥后,垂六十年,吏治文化埒于中土。”

元仁宗皇庆三年(1314 年)实行全国会试,昆明人王辑、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先后中了进士。除开科取士外,昆明地区还培养了一批本地人才,“内地之人与土著豪杰,参伍而杂处”,出现了如“文章政事,名于南诏”的王升父子和王惠、杨兴贤、杜昌海、张景云等著名文人。其中,王升所写《滇池赋》尤为脍炙人口。此外,先后来滇的汉族文人郭松年、李道源、李京、文矩、支渭兴以及蒙古族、回族文人郝天庭、述律杰、赵世延等,先后驻足盘龙大地,留下不少金石碑铭,成为云南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蒙古族阿盖、白族杨洲海等也写下动人的抒情诗篇流传至今。此外,李京编撰的《云南志略》、郝天庭编撰的《云南实录》是云南地方史志的重要著作。

明代初年,由于宦官揽权,把持朝政,一大批文人学者被发配充军云南,还有少数因寻

亲访友或探求名胜古迹而来的文人,在他们吟诗、著文、执教、交友的许多活动中都曾播下文化种籽,起到普及与提高作用。明代被降级、充军来昆明的著名文人韩宜可、史谨、楼璉、寇克仁、逯昶、郑旭、朱琳、陈士瑞、曾日章、毛铉、胡粹中、徐如珂、丁镐、费良弼、董伦、陈振琦、刘有年、王县、平显、曹颖昌等人,客游来昆的陈谦、苏程、董善、平宣、居广、耿琦、元曦等人,大都有著述流传于世,其中董伦、王县、平显、曹颖昌等人还被聘为塾师。当时镇国公沐昂曾精选一部分文人的诗歌编为《沧海遗珠》,这本诗集,一直到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还很盛行,可见其对昆明地区文化所起的积极影响。此外,昆明当地文人也不甘寂寞,竞相推出诗文专集,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堪与客籍留昆名士媲美。明代昆明的绘画、书法艺术也有很高价值,尤其是担当和尚的绘画,古雅简炼、超尘脱俗,至今全国驰名。书法以王来仪父子、杨一清、程还、李洛、包眷、傅宗龙等为著,他们或工楷书,或工行草,潇洒、秀丽、清奇、雄健,各有其长,成为当时昆明书画界的代表人物。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昆明花灯、扬琴曲种以及剧本创作都萌芽于明代,昆明地方志的纂修也以明代为盛。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平定云南,随着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渐趋繁荣,文化艺术也有较大发展。清代,昆明文风盛行,诗文质量较高。钱沅、刘大绅的诗文受“桐城派”的影响较深,名重一时;王思训的骈文奇诡瑰丽,世所称道。诗歌的风行,是当时昆明文化的一个特点,其中对昆明诗歌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有朱昂、王思训、段昕、李因培、孙髯、钱沅、万钟杰等。昆明的书画、篆刻艺术,在清代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书画家中首推钱沅,他的书法,出虞世璠、胜虞世璠,摹颜、欧、褚、米各书家自成一脉;他所画的瘦马,神采飞逸、驰名海内。

1911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结束了封建专制在云南的统治。其后因军阀混战,昆明文化领域一度沉寂,一批依附官僚的文人掀起复古的逆流,提倡尊孔读经、保存“国粹”。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作为昆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是一大批进步报刊的创办。仅本地就有《民权日报》、《社会日报》、《救国日刊》、《民党报》等数十家报刊,这些报刊或倡导推广白话文,或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或呼吁妇女解放,如抨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起到唤起民众的喉舌作用,昆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戏剧表演的崛起。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了《天真烂漫》、《何必当初》、《自决》、《劳工神圣》等剧目,也有部分剧目采自《新青年》、《新妇女》等杂志,主要内容以批判忠孝思想,鼓吹妇女解放,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宗教迷信为主,把广大青年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从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昆明文化艺术界思想活跃,新诗、新戏剧、白话文小说、散文大量涌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一时间,昆明人才荟萃、学者云集,许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传世之作和著名篇章。光未然等整理出版的彝族长篇叙事诗《阿诗玛》,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的散文诗歌,赵沨的音乐创作,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当局加强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一些报刊被查封,一批戏剧被禁演,文艺作品受到严格检查,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再次受到限制。一些文化艺术界人士遭到逮捕甚至被暗杀,昆明文化界再次出现“万马齐喑”的沉寂、萧条局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带来了文化艺术的春天。盘龙区群众文化活动出